

詩國風乎遂以為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廼斯人蓋衛物也予按元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為公予按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鬲曰慧與惠通春秋

有惠伯惠叔號姜敦有惠仲而此鬲名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子按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為謚而下為字烏得以為氏哉齊侯罇鐘銘云咸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予按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為州乎宋公罇鐘銘曰宋公成之罇鐘釋之曰宋自微子



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一世而有平公  
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按宋共公  
名史記以為瑕春秋以為固初無曰固成者且  
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剔成君為弟偃  
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  
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經所書但云臧孫辰告  
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鼎曰漢初  
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為梁王越既叛命  
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子按恢正

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  
帝之父名康者也

###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落  
落如石孫愐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碌  
碌然又為錄錄碌碌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  
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為碌碌  
漢書蕭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  
猶鹿鹿言在九庶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



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歷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茫  
幾於可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  
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擢用  
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  
慢流入濁沒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  
符元年六月癸己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  
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

轅沒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按是時宣  
仁上仙國是丕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子厚  
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  
子孫之說蓋陰諂劉后云

###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  
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  
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姦臣導  
諛為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



勞費為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為也京既固  
位竊國政招大璫童貫楊戩賈詳蓋從熙何訢  
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  
會寧睿謨凝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  
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  
葆鈿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  
香披芳鈿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  
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為山  
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圓

池為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砦  
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為制度  
不相公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位其  
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  
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  
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  
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為薪剪石  
為砲伐竹為瓦籬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  
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為常至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算學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

宣王為先師究鄒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廊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史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真卜楚邱史趙史墨禘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遵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



容齋三筆 卷之三  
遵耿詢劉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  
風王希明李鼎祚邊罔卽顏襄楷二十人封子  
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  
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  
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  
季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罔定  
太初歷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  
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  
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  
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上肉何  
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亡盡以寶  
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  
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般舁而往寧無  
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  
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  
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



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禹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禹為隆禹餘八鼎皆改

焉名閣曰圓象微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神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寘于上清寶錄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間居錄略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遵為編修官日所作至於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為有工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勲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為例按趙普之後寇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

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如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按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為圓引泌為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今為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



尉輒為宗室所奪蓋以盡歷已到部人之故按  
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  
至崇寧初大啓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為之  
法參選一日即在闔選名次之上以天支之貴  
其間不為無人而膏梁之習貪滋縱恣出為民  
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為  
億萬人之公利誠為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  
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  
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

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大優宗室參選之日在  
本部名次之上既歷年月深遠勞效顯著之人  
復占名州大縣優便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  
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從之  
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紊也

###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倔彊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  
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檢狃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



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  
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  
每處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資何日成  
戎捷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  
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  
銀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  
乾道以來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為四  
千萬緡孝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頗供好賜  
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

###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滅決  
五字悉以水為之筆陵切與冰同雖士人札翰亦然玉  
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之部之朱亦存之而皆  
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  
為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  
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  
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  
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  
一篇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  
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  
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  
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  
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  
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  
一篇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  
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  
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



宮道士楊宏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衆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

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為辨析乃曰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士却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為誕日上儀殊為可省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夫况為公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  
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  
願予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  
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  
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  
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用大為不侔矣  
玉篇妘字音鐘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  
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顯國以學拔科舉箝制多士而為之鷹犬  
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  
忌必暗黜之有鮑輝鄉者言今州縣學攷試未  
拔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  
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  
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  
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絀之所宜禁止詔可政  
和三年臣僚又言此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  
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



容齋三筆 卷之十四 三  
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  
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為哉音與災同而危亂  
凶悔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  
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  
坐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  
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婆沙論  
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

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麥多三十年呼麥多  
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為一念一  
怛那翻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息為一  
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翻為一須臾又僧  
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  
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  
有三十須臾

###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



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為之而通判  
 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  
 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故事也神  
 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朝散大夫久不磨勘  
 特命為吏部郎中今朝請大夫樞密院言左藏庫副  
 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  
 效朝士養名而獎進之則將習以為高非便也  
 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今朝請郎十年不磨勘特  
 遷禮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

所以為綜核名實之善政見四朝志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為北人不見竹  
 故分綠竹為二物以綠為王芻熙寧初右贊善  
 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  
 賦綠竹詩背王芻古說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  
 富韓公為相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  
 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  
 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眾謂



其背先儒訓釋特點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 親除諫官

仁宗慶歷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為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

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寢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為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見為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實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



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  
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許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  
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為之有虧故往  
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  
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  
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心京  
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傷知州

李悝取其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  
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悝除名簽書官皆  
勦停祐又奏唐鄧州蠲災賑之悉如法令均房  
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  
鄧守貳各增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徽宗聖意  
而大臣能將順也

###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  
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



容齋三筆 卷之十四  
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為簡當旨意出於言外  
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  
為之麻衰壯麻經注云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  
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  
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  
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  
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  
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  
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

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  
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  
譏行按此一事儻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  
五譏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  
尤為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  
貢弔焉閭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  
其廡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閭人曰鄉者已告矣  
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閭人辟之注  
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



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  
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  
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  
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  
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  
成劉康公徵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

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昏  
姻襄宏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  
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  
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  
分為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  
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為弗篤矣而  
訖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  
以弟陳尸為兄榮尤為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卷之十四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絹綿其數甚多嘉祐祿令所不備載項見張掄娶仲偃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勛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官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襜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緣

幘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富盛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疚他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毗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



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徃徃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

場蜀茶盡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獨行禁權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權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復極論權茶為害罷為湖北提點刑獄利路漕臣張宗諤



容齋三筆 卷之十四 十一  
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緞劾其疎  
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子督綿州彰明縣知  
縣宋大章繳奏以為非所當用緞又詆其賣直  
鈞奇坐衝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  
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緞死  
於永樂城其代陸師閔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  
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  
於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  
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

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為判其  
後改僕射為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  
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黜典  
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頴叔以手簡與之  
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實予  
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  
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



容齋三筆 卷之十四  
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叢爾  
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為判府彼  
固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 歌扇舞衣

唐李義山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  
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  
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  
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  
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

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  
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為戶部  
侍郎委徽州創樣捺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翦  
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鬧處置五  
場輦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為吏卒用  
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陪償及  
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實錢浸



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着然是後曩弊又生且偽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為憂詔江浙諸道必以

七百七十錢買楮弊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為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戶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買鬻如法毋得輒損願增價者聽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

###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身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



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  
徃徃鬻其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則散及飛  
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止飛鄰望  
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  
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僚  
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曰衙以聽  
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翌旦

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為虢州  
上佐有一詩題為衙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  
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  
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  
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  
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叙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  
 內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  
 知其為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  
 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庠無由可以測度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  
 無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  
 昨有宮人宮正者對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叙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  
 內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  
 知其為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  
 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庠無由可以測度  
 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  
 無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  
 昨有宮人宮正者對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



容齋三筆 卷之十五  
餘歲非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  
詞剛中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頷首  
後四日經廷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  
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  
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  
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  
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  
己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  
容色云

###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  
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給  
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隅時改侍中給  
為左相給  
事中在列曰既對注矣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  
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忠誇謂諸妹  
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忠顯  
政舞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  
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



三省事得治事于家第卞以開府在經筵嘗挾  
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於便室設一卓陳筆  
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于上卞言常州  
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  
奉卽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卞曰須與一  
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  
其路分顧曰要何地卞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  
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  
俄別有一兵齎一雙緘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

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卽就可漏上  
書祕撰運副四字授之卞方語及吳說曰是安  
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逢原外孫與舒王  
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省局京問吳曾  
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闕又書一紙付出少  
頃卞目吳使先退吳之從姊嫁門下侍郎薛昂  
因館其家纔還舍具以告昂歎所見除目之迅  
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  
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  
草曲阜城荒散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  
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為士大夫傳誦予頃在  
福州於呂虛已處見邵武上官拔書詩一冊內  
一篇題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  
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竄外郡所居  
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為古調以傷之凡三  
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

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  
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  
輦泥土堆于墻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格天  
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  
髮但知鄙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  
知有照臨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  
語雖紀竇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  
頗有才最善謔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傑除權  
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



脩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揚元老自給事中徙為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為工部侍弓長肯作集英脩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超墜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情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李文子魏獻子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季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晉魏獻子為政以其子戌為梗陽大夫謂成鱣曰吾與戌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鱣誦大雅文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為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之視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諛不以為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



容齋三筆 卷之十五 五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尊  
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德但  
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濟哲文明溫恭允塞至  
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膺作聖與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  
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蒙為對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為善惡之對

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為對  
也下文或肅或謀或哲或乂蓋與五事略同人  
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  
諸字中了無所異以故魯以臧武仲為聖人伯  
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為否

### 勝字訓

勝之義為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勝皆送女  
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勝予



其義亦同周易咸卦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滕而亦訓為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灋柄為枋邪為袞美為媿呼為噶拜為擗韶為磬怪為傀暴為虢獨為籍風為颯鮮為蠡槁為莞螺為羸脾

為麤魚為戲埋為羶吹為歛陔為祓暗為蝕柝為榛探為揮趨為昊摘為若駭為駮擊為鞏辜為棹掬為葦冪為椶藻為藻吳為原叩為敏艱為轄魁為魁與夫盾瞻胖鱗盞眦副醜泉鸞浴鬻柶綉謳興槩棘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



容齋三筆 卷之十五  
家者流有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命古禹字也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摠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踈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

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鼉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陋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歲作州歲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

篇注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歲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帝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



者為之云

縱吏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吏王謀反事如淳曰吏讀曰勇縱吏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吏謂獎勸也揚雄方言云食閻慙慙音與上同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亦謂之慙慙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摠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內摠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



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  
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韋字檢校太師兼  
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  
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  
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  
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  
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  
蹟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濟朱玫李福李  
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

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鎔樂彥祺朱全忠張  
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云見僖  
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樂彥祺  
時溥張濟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  
瑄王行瑜皆是時使相不應缺而朱玫王鐸王  
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  
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  
歟他皆不復可究實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堦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都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員唯推堦之日以疾不趨赴者為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幘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閣泣涕哽噎劉亦為惻然予

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遙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技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旦如掃蕩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息憐之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



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疎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之而序言懿孫子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答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故衍六為七然自有三章曰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者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  
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  
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  
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  
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  
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賢者

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  
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  
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  
生死人故為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  
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  
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  
歸蜀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來過之舍於都亭



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  
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  
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  
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注云  
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時為令客者如此  
今士大夫為守令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  
復蒙此禮敬稍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  
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  
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  
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他皆倣此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  
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帙置  
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  
及居元符過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  
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  
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終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  
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帙置  
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  
及居元符過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  
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  
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  
宏始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  
弩取以進其法以糜木為身檀為弣鐵為蹬子  
鎗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為弦弓之身三  
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  
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倚神宗閱試甚善之  
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  
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  
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

###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  
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  
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  
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  
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勅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  
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  
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  
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元豐編



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  
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為  
式假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為白玉微  
瑕宗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為鐵心石腸人  
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  
絕其目曰大言樂語囋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  
既濟真僧喜新知蒲坐笑相視成客歸來見妻

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囋語云拈飽舐指不知休  
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  
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麴便醱酹覆車墜馬皆  
不醒倒著接羅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並以公  
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  
意平常無可咀嚼予疑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正觀明皇開  
元為不可跂及故改年為正元各取一字以法



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  
孝宗以來始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紹  
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  
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歷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中  
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  
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  
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舍者欲預

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琴篳篥坐上安有國舍  
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  
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  
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  
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  
務與眾異獨此說為至公迨者六年之間再行  
覃霈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



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執投真杵曰內搗碎其  
軀為肉泥既鞠治成獄而遇己酉赦恩獲免至  
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  
茲事可為寃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  
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姦長惡何補  
於治哉

###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  
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為壞法耿延年

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  
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勸官翻  
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  
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事  
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  
為斷配予持勅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  
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  
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  
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



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禁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

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效至祇候以三百人為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遙郡人並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例支破邁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絹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將攸合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



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  
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罷醫官  
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史  
中如以蓬為勃籠繁為勃闌鐸為突落巨為不  
可團為突樂鈕為丁寧頂為滴顛角為斫落蒲  
為勃盧精為即零螳為突即訪為之乎旁為步  
廊茨為蕪藜圈為屈攀錮為骨露窠為窟駝是

也

唐世辟察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察佐以至州郡差掾  
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  
乙集顧雲編豪羅隱湘南雜豪皆有之故韓文  
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  
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衙推  
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更牘行遣也錢武肅  
在鎮牒鐘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拔書郎鍾  
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  
居雪水累歷星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  
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  
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恡超  
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  
明二年三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  
越王押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  
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為不工但印記不存

矣謂主簿為印曹亦佳

高子允謁刺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  
謁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  
耆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  
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  
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為中書舍人餘皆館  
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  
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



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  
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  
候子石兄起居湖且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鄉  
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惜  
不妄與人書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龍西王  
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  
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

載蓋用其語此見蔡與歐陽一帖云羈者得侍  
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宮寺題榜  
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襄謂近世  
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  
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力辭乃已  
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  
之旨意如此雖勲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  
亦辭之不止一温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  
或未知之故載於此